

考辨正音书《正音撮要》词语系统的性质

黄薇

(泉州师范学院 文学与传播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通过对粤地正音书《正音撮要》所载词语进行穷尽性的整理分析,可以看出其所载词语以清代中后期的北京官话词语为主,其中亦有一些南方官话词语,文章还根据词缀特征证实《正音撮要》所载词语受到南方官话的影响。这一性质特点有别于前人对《正音撮要》词语性质的定论。

关键词:《正音撮要》;词语;性质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24(2016)05-0065-05

收稿日期:2016-01-20

作者简介:黄薇(1981—),女,福建南安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音韵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YY022)

雍正六年,清政府重点针对闽粤两省不通官话的官员们,颁布“谕闽广正乡音”之谕令,这促使闽粤两地遍设教授官话的正音书院,正音读本也随之应运而生。《正音撮要》便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问世的。《正音撮要》(以下简称《撮要》)成书于嘉庆庚午年(1810年),是清代中后期一部重要的正音读本。作者系广东省南海人高敬亭。《撮要》也是目前所见的清代最早的正音内容详尽(涵盖语音、词汇、短文等)的正音读本。

《撮要》共分四卷,其中第二、三卷是词语部分,其按照义类来划分,共有 70 种门类,3496 条官话词语^①。高氏在《撮要》卷二开篇之处言:“每见本处人学习官话,字音有极工,腔口有极肖,但于物件称谓及成语应酬仍用乡谈、俗语,是以令人难晓。凡各物名目,本省与外省有相同者,有不相同者,不可不辨。今编列数十款……”可见高氏乃为避免习官话者各执其言,遂纂辑此二卷官话词语,以为立言标准。这些官话词语中既有庄重规范的书面语,又有自然生动的口语词。例如在“都邑”、“衣冠”、“文业”、“官物”、“鳞介”等等描景状物的类别下的词语多为书面语,而口语多含于短句中,例如“一估脑买了阿”、“不肯就拉倒吧”、“横竖我们说到了”等等。对于上述这些特点,我们从《撮要》序言以及词语概貌中即可判断出来。学界对《撮要》词语性质的定义亦多类似于此,例如,岩田宪幸(1994)^[1]、李新魁(1993)^[2]都认为《撮要》所载词汇为官话词汇,吕朋林(1986)则认为《撮要》所搜集的词汇“全部是当时的北方话词汇,其中不少是北京口语词汇”,其“非北方话和口语的(特别是北京口语的)不可”^[3]。事实上,《撮要》词语系统的性质并不能如此简单地定义,其性质有更丰富的内容。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阐释《撮要》词语系统的性质特点。

一、《撮要》词语系统以清代中后期的北京官话词语为主

《撮要》词语系统中既有基本词汇又有一般词汇。基本词汇不受地域、行业等限制,为全民所共同理解,例如《撮要》二、三卷的“天文”、“地理”、“节序”、“寻常对称”、“飞禽”、“走兽”、“花卉”等义类所载之词

① 《撮要》卷二、三中有许多类似“忒不像样了”、“是时候咯罢”、“赶得上赶不上呢”等这样的短句。为了表达方便,我们一律用“词语”来概述《撮要》二、三卷所列词汇、短语以及短句。若将短句中的词汇和短语统计在内,则共有 3638 个词语。

语,其中有许多皆为基本词汇,如“月食、月亮、白云、立秋、腊八节、黄河、兄、弟、姐、妹”等等。其无论南北,是为当时整个官话系统所共有的,因此我们不能以此为依据来判断《撮要》词语的来源,而应该着重考察《撮要》词语系统中的一般词汇,尤其是那些具有口语色彩的词语。为了准确判定《撮要》词语的性质,我们分别选择与《撮要》同时期的反映北京话的文学作品以及当代收录北京方言土语的相关词典作为参照对比资料。

(一)以清代中后期小说《儿女英雄传》和《小额》中的北京话为参照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写于十九世纪中叶的清代社会小说,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北京口语词。潘允中对其如此评价:“《红楼梦》和《儿女英雄传》里的语言,可以代表十八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中叶的北京话,是近代汉语的典范。”^[4]因此,我们可以考察《儿女英雄传》中所运用的北京话词语是否与《撮要》中所汇集的词语有相互吻合之处。我们采用高纯(2007)的“北京方言词语汇释”作为参照资料^[6],通过对比可以发现《撮要》词语中的北京方言词语有如下60个:“吧嗒、饽饽、(旧)、插关(儿)、成日价(家)、出息(儿)、撵掇、村、搭拉、打把式、打饱咯(嗝)儿、打盹儿、当家的、得可以、多咱(早晚)、发毛、疙瘩、哥儿们、膈肢、孤拐、鼓儿词、怪诞、哈喇、横竖、胡同(儿)、糊弄、花哨、踝子骨、会子、夹道(子)、讲究、脚丫儿(子)、解闷儿、今儿、精十分、拉扯、来着、老大、撂、明儿、脑门子、娘儿们、涅白、谱儿、前儿、忒、跳咯噔(格登)儿、头里、顽意儿、(晌)午错、献勤儿、言语_{说话}、爷儿们、一程子、一(大)嘟噜、一股(古/估)脑(子)、油炸果(鬼)、早晚、张罗、昨儿”。《儿女英雄传》的语言是以北京口语为主,而《撮要》词语系统是以官话书面词语为主,亦载有一些口语词,虽然我们不能通过计算上述60个北京方言词语在《儿女英雄传》中的“北京方言词语”的比例来推断《撮要》词语系统的性质,但是我们能够从中看出它们所用词语确实存在一定数量的相合之处,据此推测《撮要》词语应来源于清代中后期的北京地区。

《小额》是清末爱国知识分子蔡友梅在北京《进化报》上发表的连载小说,这部作品是清代末年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京味儿小说,受到当时市民们的热烈追捧。我们将《撮要》二、三卷的词语与《小额》(注释本)中的所注释的北京话互相对照,可统计出《撮要》词语中的北京话词语共有25个:“道儿、混、鼻烟儿、多早晚儿、奶奶、油炸果、会子、头里、饽饽、言语、打点、弄饭、门环子、早饭、都统、杂碎、买卖、月白、道乏、老人家、疙瘩、老西儿、爷儿们、门上的、八仙桌儿”。由此亦可显见《撮要》词语系统中载有许多北京话的口语词。

《儿女英雄传》和《小额》这两部清代中后期小说作品中所记录的北京话词语,皆不同程度地出现在《撮要》二、三卷所载词语中,因此,我们可以推知《撮要》词语系统应是以清代中后期的北京话为主。

(二)以当代北京方言词典为参照

从定义上来看,方言和土语有所不同,方言是指在某一个特定地理区域中使用的,与标准语有差别的某种语言变体;土语指的是某种方言的分支,其所指范围比方言小。北京方言和北京土语都是特指在北京地区内使用的语言变体,是流通于北京地区的特有的语言现象。但是如果从实际运用的角度来看,方言和土语之间可以等同。即“在一般谈话时,即不对方言作层次分析时,方言、土语常常不加区分,指的是一回事。”^[6]本文不对北京话作层次分析,因此将“方言”、“土语”视为一类。

我们通过《北京土语词典》(以下简称《北京土语》)^[7]、《北京方言词典》(以下简称《北京方言》)^[8]、《北京话词语》(以下简称《北京话》)^[9]、《北方土语词典》(以下简称《北方土语》)^[10]、《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以下简称《老舍》)^[11]等词典来筛选判断《撮要》词语中的北京方言土语,共选出160条北京方言土语。例释如下^①:

- 1.这早晚如今——这早晚儿:这会儿,这时候,现在,强调时间过早或过晚。(《北京话》、《老舍》)
例句:你进京吗?多早晚儿走。……我这早晚就走了。不能耽搁了。(撮要·送行)
- 2.这程子——这程子:最近一段时期。(《北京土语》、《北京话》)
例句:大哥,我这程子有点事儿,总不得空。(撮要·见面常谈)

① 说明:破折号左边的词语摘自《撮要》,破折号右边的词语为北京方言土语。冒号后为各辞典对土语的注释,括号内是各辞典书名。如在《撮要》卷一短文中出现以上方言土语词,则从原文摘引例句。

3. 衚衕——“衚衕”即“胡同(儿)”：街巷，一般路较窄，以别于大街。（《北京土语》）

例句：有个姑娘不知谁家的，在衚衕口儿走过。（撮要·老媒）

4. 油炸鬼——油炸鬼/油鬼：油炸果。（《北京土语》、《北京话》、《北京方言》、《老舍》）

例句：少吃油炸鬼，火气忒大，多吃会受伤。（撮要·诫乱食）

5. 脑门子——脑门(子)：前额。（《北方土语》、《北京方言》）

例句：拿指头凿你脑门子。（撮要十六段·闹臭话）

6. 跑肚子——跑肚(子)：腹泻。（《北京土语》）

例句：人的病症，也多得狠着呢：发烧的、伤风的、胃寒的、打喷嚏的、打饱嗝的、愕

7. 糊弄局——糊弄局(儿)：敷衍了事，应付差事。（《北京土语》、《北京话》）

例句：你干的事儿，老西儿拜把子、糊弄局。（撮要十六段·闹臭话）

8. 溜沟子——溜沟子：指逢迎、谄媚，钻营。是一种下级对上级的丑恶作风。（《北京土语》、《北京话》、《北京方言》）

例句：我不像人家耍马前刀的，抢差事的，挪松香的。溜沟子的。咱们不干。（撮要·逼人做事）

《撮要》词语系统中的北京方言土语词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语言的演变，有许多已经被普通话吸收，例如“胡同”、“拉倒”、“油炸鬼”、“脑门子”、“跑肚子”、“哥儿们”、“背阴(儿)”、“打盹儿”、“打哈哈”、“打抽丰”、“臊子”等北京土语的方言特征已经弱化，它们都已被《现代汉语词典》中收录，有些原本是方言词的现在也只是在词条旁标注其为“口语”，例如“拉倒”、“脑门子”、“打盹儿”、“臊子”等。

从以上当代北京方言词典中所含有的一定数量的《撮要》词语来看，我们可以进一步推定《撮要》词语系统应是以清代中后期的北京话为主。

(三) 与现代北京官话特征词和南京官话特征词的比对

方言特征词是表现该方言词汇特征的最重要的方言词，它是不同方言之间的词汇上的区别特征，即一定批量的本区方言共有的而在外区方言少见的方言词^[12]。方言特征词根据其特征意义的大小还可分为不同的等级，凡是区内相当一致、区外未见或极少见的，可称为一级特征词；凡是本方言内部不够一致，区外有较多交叉的，可作为二级特征词^[13]。为了进一步判定《撮要》词语系统的性质特征，我们采用方言特征词的理论，将现代北京官话特征词和南京官话特征词分别与《撮要》词语互相对照^[14]，考察它们之间相互吻合的词语数量，以此判别它们之间的亲疏远近关系。

首先，我们从北京官话特征词来看，在其一级特征词中与《撮要》词语重合的有“当家的、汉子、耗子、糊弄、脚丫子、今儿、麻利、蚂(螭)蚱、奶子、蚰蚰(儿)、屎壳郎、媳妇儿”等12个词语；在其二级特征词中与《撮要》词语吻合的有“瞎目糊(瞎磨)、出息、矧子、打饥荒、当家的、胳(膈)肢、海、糊弄局、家雀儿、肋条、娘儿们、围脖子、下作、言语、窑子、嘴巴”等16个词语。

再者，我们从南京官话特征词来看，其一级特征词中所含有的《撮要》词语是“当家的、儿媳妇、糊弄、脚丫子、屎壳郎”等5个词语；其二级特征词中所包含的《撮要》词语有“出息、胳(膈)肢、孤拐(子)、肋条、围脖子、窑子、嘴巴”等7个词语。另外我们从现代《南京方言词典》中的“南京方言义类索引”部分所辑录的词语中亦可看出，在《撮要》词语系统中所含有的南京方言词语甚少。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撮要》词语系统所体现的应不是南京官话词语面貌，《撮要》词语系统主要汇集的是清代中后期的北京官话词语，其中既有书面语词亦有口语词。

二、《撮要》词语系统中北方官话词汇与南方官话词汇并存

《撮要》的词语系统中是否皆为北方官话，如果仅从《撮要》二、三卷所录词语难以判断，其势必需要与其它资料中的官话词汇作比较方可得出结论。《官话类编》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编撰的一部汉语教材，于1892年第一次出版。其所记载的官话语料反映的是十九世纪末官话词汇基本面貌。值得参考的是，“在该教材中，如果遇到南北官话及各地方言用不同的词表达相同的意思时，狄考文会将不同的表达方式并排列出来。通常位于右边的是北方官话的表达方式，位于左边的是南方官话的表达方式。”^[15]像这样直接注释官话南北差异的资料并不多见，尽管《官话类编》与《撮要》的刊行时间相差八十

余年,但是南北词汇的差异仍可略见一斑,因此其仍不失为判断《撮要》词语性质的重要资料。

我们将张美兰所摘录的《官话类编》中具有南北差异的语料与《撮要》词语系统进行比对^[16],并从前者语料中择取《撮要》词语系统中亦载有之词语。由此可得《撮要》词语系统中共载有《官话类编》中的90个词条。南方官话有45个词条,占总数的50%,例如:“女婿、老板、中饭、熨斗、点心、做甚么、利害”等;北方官话有72个词条,其中有27个词条既属于北方官话又属于南方官话,例如:“媳妇——奶奶、掌柜的——老板、耗子——老鼠、日头——太阳、咱们——我们、喝(哈)酒——吃酒、热闹——闹热、体面——讲究”等等。据此可知,在《撮要》的具有南北差异的词汇语料中,南方官话也占有一定比例,这反映了《撮要》所载的词语并非纯粹的北方官话词语,其中还掺杂着一些当时的南方官话。

三、《撮要》词语系统中“子”缀词远多于“儿”缀词

卢小群通过考察清代中期以来各时期北京话口语文本中“子”缀和“儿”缀的使用状况,得出“各位作家作品中的儿化词比例明显大于子尾词的比例。”^[17]可知,从清代中期以来,北京话口语中“儿”缀比“子”缀更为活跃,使用频率更高。然而,我们发现在清代中后期的《撮要》词语系统中,“子”缀词远远多于“儿”缀词,同时沿袭于《撮要》体例的《咀华》也存在类似现象。这个例外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值得我们深究。

表1是清代中后期反映北京话的文本资料中“子”缀词和“儿”缀词的分布情况^①。为了准确地从历时角度观察各类文本中“子”缀词和“儿”缀词的数量变化情况,《撮要》和《咀华》不以现今所见版本时间为准,而应参照其最早的成书时间。

表1 北京话中“子”缀词和“儿”缀词的分布情况

著作	成书时间	子缀词数量/总数比	儿缀词数量/总数比
正音撮要	1810年	382/77%	114/23%
正音咀华	1837年前 ^②	264/88.9%	33/11.1%
儿女英雄传	1860年	408/31.3%	895/68.7%
正音在华傍注	1867年	19/35.8%	34/64.2%
春阿氏谋夫案	1900年	140/36.3%	246/63.7%
小叙	1900年	181/35.2%	332/64.7%

从表中数据可见,除了《撮要》和《咀华》中的“子”缀词多于“儿”缀词,其它文本中的“子”缀词皆少于“儿”缀词,笔者推测这种反差应与《撮要》、《咀华》成书时的语言背景有不可分割的联系。那么,在十九世纪初期,通行于社会的官话基础是什么,北京音和南京音这两者孰强孰弱?学术界对此有如下说法:李新魁和耿振生都认为北京音在清代中叶以后才逐渐上升到标准音的地位;张卫东更是明确指出:“1850年前后北京音取代南京音,获得正音地位。”^[18]鲁国尧先生的观点是:“官话的基础方言直至清末才转换成北京话,但其时南京话仍保持很大影响。”^[19]陈辉也认为“北京官话在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之际取代南京官话,获得正统地位。”^[20]事实上目前学界关于清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仍无定论,但是如果按照此说,在《撮要》和《咀华》撰成之时,北京官话则尚未居于主导地位,至少在当时所通行官话中南京官话占据着较大的比重。这就不免令人推想,《撮要》和《咀华》这两本正音书中大量的“子”缀词是否与当时的南京话有关。我们从现代南京方言词语中显见其“子”缀词的数量众多,例如“小划子小船”、“雨搭子雨篷”、“老牌子老资格”、“丢点子下小雨”、“脑袋瓜子头脑”等等,并且“子”缀词的使用频率高于“儿”缀词。据此,我们有理由大胆推测在《撮要》、《咀华》二书的词语中所存现的大量“子”缀词,应是受到当时尚处于较强势地位的南京方言的影响,将语言中活跃着的“子”缀词编纂入册。

① 说明:表中除了《撮要》、《咀华》和《傍注》,其余著作的数据皆来自于“卢小群.老北京土话的“子”缀.贺州学院学报.2013(6).第63页”。

② 说明:据侯精一考证,《咀华》原名《正音辨微》,作于1837年之前。于1853年修订后,改名为《正音咀华》。(侯精一.百年前的广东人学“官话”手册《正音咀华》.语文建设.1962年第12期.第22页)

我们知道,语言中语音的变化速度远不如词汇的发展速度快,词汇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而语音却需要较长一段时间才会引起音系的变动。因此,清代中后期编撰正音书的作者在汇编词语时,虽然主要辑录的是北京官话词语,但也难免不会受到处于强势的南京官话的影响而频现“子”缀词。而后随着北音渐强,南音渐衰的趋势,清代后期的文学作品中词汇系统中“子”缀词的构词能力则逐渐退化,其使用频率明显低于“儿”缀词。

综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撮要》词语系统的性质。吕朋林所认为的“非北方话和口语的(特别是北京口语的)不可”以及岩田宪幸、李新魁所定义之“官话词汇”都过于简单。《撮要》词语的性质有更丰富的内容,首先我们可以肯定,《撮要》词语系统主要载录的是清代中后期的北京官话词语,包括书面语词和口语词,其中也汇集了部分南方官话词汇。同时,我们从《撮要》词语的词缀特征来看,《撮要》词语系统并不是纯粹的北京官话系统,其“子”缀词远多于“儿”缀词这一典型特征反映出了当时南京官话的痕迹。

参考文献:

- [1] 岩田宪幸.清代后期的官话音[R].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1994.
- [2] 李新魁.麦耘.韵学古籍述要[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391.
- [3] 吕朋林.清代官话读本研究[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6(3):55-63.
- [4] 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6.
- [5] 高纯.《儿女英雄传》中的北京方言词语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41-97.
- [6] 孙和平.公文大辞典[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
- [7] 徐世荣.北京土语词典[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 [8] 陈刚.北京方言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 [9] 傅民、高艾军.北京话词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 [10] 任明.北方土语词典[M].上海:上海春明出版社.1951.
- [11] 杨玉秀.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
- [12] 刘晓梅、李如龙.官话方言特征词研究:以《现代汉语词典》所收方言词为例[J].语文研究.2003(1):43.
- [13] 李康澄.关于“方言特征词”理论的回顾及思考[J].武陵学刊.2011(5):134-137.
- [14] 刘俐李、王洪钟、柏莹.现代汉语方言核心词·特征词集[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2007.
- [15] 李银菊.近代美国来华传教士狄考文的汉语观:以《官话类编》为例[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13:5.
- [16] 张美兰.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对十九世纪末汉语官话研究的贡献:《官话类编》专题研究[R].香港浸会大学林思齐东西学术研究所研究报告.2007:10-40.
- [17] 卢小群.老北京土话的“子”缀[J].贺州学院学报.2013(2):63.
- [18] 张卫东.论近代汉语官话下限[C].耿振生.近代官话语音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207.
- [19] 鲁国尧.研究明末清初官话基础方言的廿二年历程:“从字缝里看”到“从字面上看”[C].耿振生.近代官话语音研究.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122.
- [20] 陈辉.19世纪东西洋土人所记录的汉语官话[J].浙江大学学报.2010(6):49-57.

(责任编辑 阮礼义)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Nature of the Word System of Zhengyin-Cuoyao

HUANG Wei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communication,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Fujian 36200, China)

Abstract: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word system of “Zhengyincuoyao”, it can be understood that the phrase system mainly record Beijing mandarin phrases that is in mid and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is given priority to written language, both spoken part, and it also contains some southern mandarin phrases, at the same time, we can see the phrases of “Zhengyincuoyao” affected by the nanjing region from its affix features. This characteristic is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conclusions by some predecessors’ point of view of the word system of “Zhengyincuoyao”.

Keywords: Zhengyin-Cuoyao, phrase, nature